

无名之毒

なもなきどく

宫部美雪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毒。
因为人就是一种毒。

无名之毒

〔日〕宫部美雪 著
刘子倩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名之毒/[日] 宫部美雪著; 刘子倩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7

ISBN 978-7-5442-6583-6

I. ①无… II. ①宫…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866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3-074

NAMONAKI DOKU

by MIYABE Miyuki

Copyright © 2006 MIYABE Miyuk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GENTOSHA,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SAWA OFFIC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无名之毒

[日] 宫部美雪 著

刘子倩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杜益萍

特邀编辑 尤海坤

装帧设计 金山 朱柳柳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刷 北京朗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60千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6583-6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楔子

那天，虽已进入九月中旬，白天气温仍高达摄氏三十三度。他在下午将近四点时带着爱犬小白出了门。仍是幼犬的小白不畏残暑，频频催他去散步。

小白有固定的散步路线，出了自家玄关后穿过小巷，在大马路右转后直走一段路，经过两个大型十字路口，右边就会出现一座公园。公园里禁止犬类乱跑，但如果饲主只是牵着狗经过，通常不会被园方刁难。

公园四面都有出入口。他从西口进去，以逆时针方向在园内绕行，再从北口穿越街道。天气炎热，园内的游乐设施空无一人，清洁工正在打扫位于东南角的公厕；西口旁沙坑边的长椅上坐着一对刚放学的高中生情侣，正聊得起劲。

据我后来打听，这对学生情侣和清洁工纷纷指证，的确曾有一个牵着小柴犬、年近七十的老人一边用脖子上的毛巾擦拭脸上的汗水，一边穿越公园。当时老人还在对柴犬说话，学生情侣能听到他的声音，但是听不清楚说话内容；清洁工则表示，听到他对柴犬如此抱怨：“真热啊！为什么你还这么有精神。”

穿过公园后继续走，小白不时在电线杆和路边护栏上抬腿做记号。散步时，他总会带着处理小狗排泄物的塑料袋、小铲子和手套。这些东西放在廉价的小红袋里，斜背在肩上。

沿路的居民经常看见他和小白绕行固定路线的身影。

“那只小柴犬和背红袋的老爷爷。”也有孩童有这样的印象。

有些家庭主妇如果凑巧在家门口遇上他们，也会打招呼。这个夏天热得异常，所以菜贩遇上他时总会有这样的对话：

“今天也很热呢。”

“的确很热啊。”

菜贩说，他是个殷勤有礼的人。

散步路线的折返点是一家小型便利店，大约三年前开张的。这里本来是一处投币式停车场，小白向来习惯在折返前在收费定时器旁做记号。便利店开张之后，它有好一阵子显得仓皇不安。这是他女儿听他说的，他女儿那时还提醒他，不能让小白在便利店外面的垃圾桶或客人停放的自行车上做记号。他当时还回答，别担心，小白不是笨蛋，只要告诉它不可以，它就不会做。

当他抵达便利店时，已经过了下午四点半，来回一个小时的散步路线正好走了一半。

以前还是投币式停车场时，据说他会坐在水泥挡车墩上抽根烟，然后才折返回家。便利店开张之后，他进店里逛逛和直接回家的比例据说各占一半。但这个夏天毕竟太热了，所以他常会走进店里纳凉。这时候，他会把小白绑在店前的护栏上，花钱买点便宜的小东西，通常都是烟，但自从他在十个月又十天之前戒烟后，就改买便宜的零食和冷饮了。

他之所以戒烟，并不是因为对自己的健康状态感到不安，他从十八岁就开始抽了，还不是一直活得好好的。只是有一天，他忽然感觉烟抽起来一点也不香，口感不佳，很苦。他心想那就干脆戒了吧，打这么想的那一天做起，他毫不费力地戒掉了。

“看来什么事都有收手的时候。”据说他当时笑着这么说。这也是从他女儿那里听来的。

那天，他在便利店买的是装在方形纸盒中的乌龙茶，纸盒侧面附有吸管的那一种。乌龙茶可以降血压，所以常喝，但他不爱喝罐装的。

走出便利店，他带着小白踏上归途。本该跟来时一样，安然无恙地走回家。

在便利店的收银台结账时，他制止店员将乌龙茶放进塑料袋，拿在手上离开了。这一幕也被对准收银台的监视器拍了下来。

走了三十分钟，大概是口渴了吧。或许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把饮料带回家，而是在路上喝掉。

以成年人的步速来算，从便利店步行十分钟，即差不多走了归途的三分之一处，有一间修车厂，足有三间店面大，面向人行道的大门整天都是敞着的。

这一天，厂里有六辆车要修理，俯卧在车体之间工作的三名工人起先只听见某人仿佛因惊吓叫了一声“啊”，接着猛然响起狗吠声。当时，其中一人的上半身躺在车底下，另外本来采取蹲姿的两人顿时起身，猜测外面的人行道上是不是出了事。

最靠近外面的工人从车体之间钻出来走到门口，然后发现了他。

他正满地打滚，边呻吟边口吐白沫，四肢胡乱挥舞。而那只娇小的柴犬正围着他不停地打转吠叫。

“啊！怎么回事？”

修车工大惊。喂，不好了，快叫救护车！工人一边朝里面的办公室大喊，一边跑到他身旁。柴犬立刻扑上来，咬住工人的袖子。就在工人想扯开小狗时，倒地不起的男人在人行道上痛苦挣扎，猛翻白眼，腰就像虾一样弓起，脊椎仿佛快折断了。这时，另一名工人跑来抓住柴犬的项圈，安抚着把它拉开。总算重获自由的第一个工人这才试图抱起口吐白沫、痛苦挣扎的男人。

原本在人行道上满地打滚的他，这时候没了气息。抱起他的工人的手臂顿时感到一阵断气前的痉挛，工人说至今都忘不了，还会在噩梦中反复重现。

“搞什么，怎么会这样？这应该不是……车祸吧？”

周遭看不出车祸的痕迹，现场只有一个刚断气的男人，他的遗容远

谈不上安详，面孔因痛苦而扭曲，充血的眼睛瞪得几乎爆出。

迟了一步才出来的第三名工人被眼前的惨状吓慌了，踉跄之下踩扁了掉在人行道上的乌龙茶纸盒。扑哧一声，盒中残留的液体喷出，溅湿了人行道。

柴犬不停地尖声吠叫。沿路居民听到工人骚动，纷纷聚集而来；来往车辆也减速慢行，司机们从车窗探出头来窥望。

鸣着警笛的救护车呼啸而至。

这是发生在下午四点四十分至五十分之间的事件的经过。急救员抵达现场后虽然做了急救措施，但终归徒劳，他在五点十二分正式被宣告死亡。

他只是牵着狗像平时一样出门散步一个小时，身上没带任何足以证明身份的证件，只有腰间皮带上挂着一部装在套子里的手机。

急救员感到此事可能涉及刑事案，于是向警方通报。从那部手机的电话簿里选出“晓子”这个名字并打电话过去的，是赶来处理此事的某位巡查。

接电话的是一个叫古屋晓子的四十二岁女人，任职于日本桥的外商证券公司托瓦梅尔东京总公司第二管理部门。她当时正在开会，但还是接了，因为来电显示的“父”字令她心生警兆。父亲除非真有急事，否则绝不会打给正在上班的女儿。

联络上她之后，自然确定了死者身份——古屋明俊，现年六十七岁，老人在两年前的生日那天，离开了多年来忠心效力直到退休、之后每周仍有三天持续以特约雇员身份服务的某大型金属加工公司，是一位对“无业”这个头衔非常气愤的老人。

不管在谁看来，这种死法都很不正常。死亡现场立刻出现窃窃私语，某人先说出来，然后一个个传开。

“这是第四个了。”

“是第四起了。”

“没想到就发生在这么近的地方。”

关于古屋明俊可能是首都圈自三月起连续随机毒杀案的第四名牺牲者的报道，旋即在三个小时之后出现。

同样，这次掺进纸盒装乌龙茶内的也是氰化物毒物。

1

倏然垂眼，放在桌子中央的那台录音机的红灯已经熄灭。只顾着说话，不知不觉单面录音带已经转到头了。

对于这一点，坐在我对面的人也察觉到了，他眼角的皱纹变得更深，整张脸都笑开了。

“哎呀，停下来了。”

看来好像是，我一边回答，一边打开录音机的盖子，咔嚓作响地把录音带翻面。

“还没进入正题，只顾着讲废话就把带子录满了。唉，真不好意思。”

我笑了。“别这么说，那不是废话。”

我任职的《蓝天》编辑部里多的是远比我现在使用的更好更新的录音机。人物访谈，对于《蓝天》设定的目标——“以今多财团所有员工为读者的综合社内报”而言，是一直被视为主力的重要单元，为此添购所需用品绝不手软。

但我却宁愿不用 MD 和 IC 录音器材而选择录音带，而且偏爱这款连自动倒带功能都付之阙如的老机型。

我的访谈向来无法保持均一水平，有时聊得兴起，可以源源不绝地引出对方的话题；有时则完全相反，怎么说都是错话，连访谈架势都摆不出来。这就是门外汉做采访的悲哀。

这时候，老式卡带录音机发出的细小声音及带子卷完的咔嚓声往往可以拯救我，那会形成一种强弱对比，给带子翻面的动作其实也能缓和气氛。

如果换成容量大的 IC 或是具备无声自动换面功能的录音机，那么我的不在状态和奋战苦斗想必会被机械地默默录下来，绝不可能替我解围。

“如果我是建设公司或日用品公司的职员，就算再怎么聊居家事务都无所谓。”今天的访谈对象——今多物流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第二部副部长黑井宽治先生如是说，“可我做的是物流，而且专管货架，毕竟不能脱轨，所以还是得从头来过。”

他一边挠着太阳穴，一边拿起摊在面前的问卷，开始沿着内容逐条看去。那是一个星期前，我用社内快递交给他的大纲。

这次的访谈是系列策划，今天已是第五次，标题名为《副部长大人挥剑出击！》，听起来颇为勇猛。把焦点放在处于中间管理层，既不媚上也不欺下，一边辅佐科长和部长，同时也负责统领现场的“副部长”这个职位上，挖出他们（和少数的她们）的心声，以及对公司的建议。

这并非编辑部想出来的策划案，而是采用读者投票的策划案。此次提案者是一个匿名（《蓝天》以不记名方式广邀各方意见）但自称是现任副部长的职员，他的提案是：

“有一次，我的孩子问我：爸爸名片上的‘副部长’是做什么的？这个‘副’是低于谁？爸爸到底是不是大人物？我竟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副部长的确是个不可思议的职位。别人究竟需不需要，自己有无权力，连自己都无法确定。‘副部长’到底是何等角色？真有存在的意义吗？我很想听听财团旗下各公司副手们的心声。”

“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权力。”

我们那位向来果断的总编不屑地吐槽说这是个无聊的提案。这时，我连忙主动请缨，因为这阵子我一直待在编辑部做排版和校对工作，很想找机会出去走走。我多少也懂得玩点手段，所以一听到我精明地补上“我们已经两年多没采用读者投票的策划了，再不给个交代不太好哦”一句时，

总编哼了一声。

“你倒是挺有心的嘛。”

“偶尔也得讨好读者。”

“真不可思议。一个明明只需要讨好会长的人居然会想做这种事。”

有话直说的人不见得是毒舌派。就算某次发言听起来像是毒舌损人，也不见得真的藏毒。我笑着回了总编一句：“因为我认为这应该是个有趣的策划。”

即便在后来，好歹也算是我助理的某位编辑部女职员嘟起嘴说：“总编对杉村先生总是特别严格，我觉得这样太过分了。”我还是叫她不用放在心上：“在园田总编和我之间，那种过招方式等于是日常寒暄。”

女职员却一脸受不了地说：“杉村先生，亏你还能心平气和。”

我欣然执行策划案。“副部长”这个职位，是日本特有的以严谨的年功序列制度为基础的上班族社会打造出来的、构成秩序等高线的一条线。这条线会因公司和部门单位而异，有时粗，有时细：有时细得必须眯眼才看得见，有时和“组长”的线难以分辨，有时和“主任”的线同色，略微横越那条线上方。即便如此，那仍是“副部长”，而不是“组长”或“主任”，这一点令人觉得很有意思。

实际会见过的“副部长”中，有些人和我抱有相同的看法，有些人则高声坚称这个职位存在的意义。他们说，有一种地形唯有用这条等高线方可标示。这个差异也令人深感好奇。

因此，前四次的访谈都超时，事后整理内容时不得不大幅删减。但这一次不同，纯粹在谈题外话。但容我再唠叨一次，这绝非废话。此刻，我和黑井副部长之间有一个很想热烈交换意见的共同话题。

那就是生病的“家”。

我们是头一次见面，对彼此一无所知。我们按照惯例打招呼，交换名片，说声“请多多指教”后就在会议室的椅子上落座。一坐下，黑井就“啊”地抚着工作服前襟，说声“失陪一下”便匆忙起身。

原来是他放在胸前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走到墙边，半背对着我接

电话。我本来以为是公事，没想到他对着电话说：“喂，是我，早苗怎么样了，没事吧……”这下子令我吃了一惊。

是他家里——想必是他妻子打来的吧。凡是有家室的男人都能轻易察觉的事态顿时浮现在我脑中。早苗大概是他孩子的名字。那孩子出了什么事，所以妻子打电话通知他。是急病，还是受伤？而且这通电话显然不是第一次通知，想必是报告后续经过。

电话又继续了一阵子。我虽然没有刻意竖耳偷听，但是房间小，能听见，还听见了医院名称和人名。一会儿之后，我得知早苗这孩子（应该是）的病情似乎并无大碍，这才安下心来。

“唉，真不好意思。”黑井收起手机，向我深深一鞠躬，“平常我不会在上班时间做这种事，可是没办法，我女儿她……”

他用右手摩挲着额头像要抹去汗水。果然是为了小孩。对于这个刚认识的人，我忽然萌生了一种亲切感，虽然我只是个连副部长都当不上的小职员，却同样身为父。

“请别放在心上。既然是孩子的事，你会担心自是理所当然。”

黑井抬起头，但目光的焦点似乎仍然射向远方女儿住院的病房。

“她有哮喘，今早发作得很严重。虽然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但是院方表示没有空床，东转西兜好不容易才安顿下来。我看看时钟已经过了上午十点。”

“真是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黑井摇摇头说：“你知道吗？所谓的有害建筑综合征，呃……是个莫名其妙的洋名词。”

我瞠目以对，没想到会在这里撞上这个话题。我当然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

“老实说，我家现在就在讨论这个话题。”我诚实相告。

黑井小小的眼睛顿时瞪得老大。“那，府上也有小朋友生病吗？”

“不，幸好没有。我们买了一栋二手房屋重新装修，我内人非常紧张。”

黑井双手往桌上一放，深深颌首。

“那就好，你最好小心一点。我家当初要是多注意一点就好了。”

于是他说出原委。去年秋天，他们一家搬出公司宿舍，终于得偿所愿在横滨市内拥有了自己的房子。那是一栋格局普通的双层洋房，据说是县内某知名建筑商盖的房屋。

“这是一辈子一次的大买卖，因此我和内人事前也做了不少功课，自以为还算有点知识，所以关于有害建筑综合征，我们并不是毫不知情。报纸和电视新闻都报道过，可还是觉得事不关己。我本来以为只要是正派建筑商推出的房子，买方应该用不着担这么多心。”

住宅用的建材、涂料和壁纸用的黏合剂等用品所含的化学物质会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引发过敏性皮炎和哮喘、头痛等各种疾病——简而言之，这就是综合征。

“社会上开始讨论这个话题应该已经有四五年了吧？最近法规也越来越严格，所以我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实际上，我也以为新盖的房子和待售的公寓的这个问题不再受瞩目了。难道这只是媒体炒新闻的热度减退，报道事例减少罢了？记得东京都内某所小学在老校舍改建后，学生之间爆发了有害建筑综合征，最后不得不再次全面改建——这则新闻好像是一年前看到的。当时，媒体仍以“有害建筑综合征不只是住宅问题”的角度处理，强调公共建筑也该严加规范和监督。

“府上的问题，查明原因了吗？”

我用比较委婉的方式问道。因为我不好意思开口问是不是建筑商欺骗消费者或偷工减料。

“说到那个，偏偏就是搞不清楚。”黑井皱起眉，露出痛苦的表情，“我还以为是建筑商说谎呢，所以大加讨伐，没想到一检查，我们怀疑的化学物质数值竟然都在安全值内。只不过发现了霉菌，是霉菌的孢子，据说那应该就是造成我女儿哮喘的原因。他们说不可能有别的理由。”

室内空气中隐含的霉菌孢子及尘埃，也就是所谓的室内灰尘，的确是引起过敏的原因。但如果只有这样，应该算不上是有害建筑综合征吧。

“霉菌的含量比一般的平均值高出很多吗？虽然我不知道这种东西是否有所谓的平均值……”

“我也不知道。”黑井苦笑道，“恐怕连建筑商也不知道吧。只不过，我家的状况并非壁纸发霉或渗水严重，至少肉眼所见的地方不是。所以我内人怀疑也许是看不见的地基渗水，才会导致发霉。”

据说建筑商矢口否认。

“本来健健康康的孩子，一搬进来就开始哮喘。内人认定原因一定出在新家。她说：‘老公，一定就是所谓的有害建筑综合征。’于是，我们翻遍书籍又上网搜索，还跑去听演讲，拼命做了一点小小的研究，到现在已经快一年了，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熟悉到建筑商完全不是对手的地步。”

他说在这一年当中，已经找过三家调查公司。第一家是建筑商请的，费用也由对方负责，但之后的两家是黑井家自掏腰包。

“结果还是只找到霉菌吗？”

“三家公司的调查结果各有不同，还扯出什么甲醛的东西。”黑井苦笑道，“我听了很多次还是记不住名称。有的说虽然查到那种化学物质，可是数量根本不足以造成问题，而且据说也不是引发哮喘的物质。我内人听了变得很歇斯底里。其间我女儿也是动不动就发病，简直叫人受不了。”

这已经是第二次叫救护车，据说第一次也住了院。

“令爱几岁了？”

“上初二，如果再拖下去就要影响升学考试了，所以内人才会变得更积极。其实她小时候就有小儿哮喘，”他接着说道，“那是她念幼儿园的时候，但上小学以后症状就消失了，从此再也没让人操过心。”

“可是这次和过去不同吧？”

“我们是这么觉得。可是建筑商却说我们家小孩既然本来就有哮喘病史，当然比一般人更容易过敏，站在公司的立场，除非超过法定标准值，否则无法继续对我们负责，这就是他们的说法。”

我能理解建筑商会这么说。

“内人扬言要打官司，我倒觉得用不着弄到那种地步……”他吞吞吐吐

吐地说完，又补上一句，“总之，只要女儿身体健康就够了。”

“杉村先生府上改建，是公寓还是独栋洋房？”

他把话题转到我身上。

“是独栋洋房，内人和我都很喜欢那栋房子的格局，但前任屋主可能是喜欢地毯吧，到处又铺又贴的，连楼梯和厕所的地板都没放过。”

“那可麻烦了。”

“是啊，全都得撕下来。”

我妻子菜穗子当时看了一眼就大叫：“这简直是尘螨的巢穴嘛！几乎都可以听见尘螨蠕动的声音了。”

“所以，一决定改建，内人就做了一点功课。”

“对对对。”黑井开心地笑道，“简直就像台风来袭前的老人一样拼命，对吧？”

他这个妙喻极为贴切。麻烦来了，这下要做的事可多了，俗话说有备无患，说着还卷起袖子——每当台风接近，我祖父和父亲总是这样脚足全力，看起来甚至像是很高兴台风要来。说起来，菜穗子现在的亢奋就跟他们一模一样。

“最近，连我都听不懂的艰深的涂料成分和化学药品名称，她却可以滔滔不绝。”

“说得很顺吧？嫂夫人也会吧，而且说得可顺了。说什么女人不懂化学，那根本是以讹传讹。仔细想想，女人本来就对化妆品如数家珍，甚至清楚到令人怀疑她们怎么连这种事都知道。所以她们怎么可能不懂化学。”

壁纸的黏合剂和地板亮光剂的成分虽然不能和乳液或精华液混为一谈，但黑井的确言之成理。

我们这么聊着聊着就把录音带用完了。

等我重新掌控局面，结束访谈时已是午餐时间。于是我和黑井一起前往今多物流仓储横滨分公司的员工餐厅。他大力推荐，说这里的每日特餐相当美味。

物流现场的忙碌和坐在办公桌前的事务性工作截然不同。最能够体

现出这一点的就是用餐时段。大家都吃得很快，单是我和黑井坐的这张桌子，短短十分钟内就不断有员工来来去去。大部分都是穿着和黑井同款工作服的男员工，从领口有无条杠和杠数的多寡可看出职位高低。

“女职员不会来员工餐厅。”黑井一边戳着烤鱼，一边笑着说，“之前调侃她们是要去外头吃更好的，还惹她们生气了。她们嫌这里的食物太咸太油。现在的女孩子都自带便当，聚在没有臭男人的会议室或咖啡座一起吃饭。”

饭后我也去了那个咖啡座。无论是刚才的午餐还是此刻装在纸杯中的咖啡，都是黑井用餐券请的客，餐券就像回数券^①一样是整本的。

“听说厚木分公司已经比我们抢先一步改用 IC 卡了。”

我们正在交谈之际，一个年轻男人兴冲冲地在黑井旁边的空椅子上屁股坐下，手上同样拿着咖啡杯。

“副部长，风光的访谈已经结束了吗？”

对方是个五官立体、轮廓算是深邃的青年，工作服领口没有条杠，年纪大概二十岁。

“总算顺利结束了。我已经把自己为你们受了多少罪全都告诉人家了。”

年轻部下嬉闹地拍打着上司的手臂。“不行啦，怎么可以这样发牢骚，应该学学那个《X 计划书》^②才对。”

接着，他欲言又止，把目光转向我，表情顿时凝固。

“咦？这不是杉村先生吗？”

我对他毫无印象。困惑之下，我眨了眨眼。

黑井问他：“怎么，你在总公司受过人家照顾？那你还不赶快好好道谢。”

年轻部下顿时绽放笑容。“才不是呢，副部长。这一位可不是像我们这种小角色能够幸蒙照顾的人。”他的语气轻松开朗。

① 即不指定乘车人的车票，有效期内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购买时比每次买一张票优惠。

② NHK 的报道性节目，报道各行各业的无名英雄为了开发策划案进行的挑战与努力。

我微笑，因为我虽然不记得在哪里和这个年轻职员扯上关系，但我明白接下来他想说什么。对我来说，那完全不是什么稀罕事。

“副部长，你不知道吗？压根儿不知道？完全不知道？那你惨了，真的惨了。”

他故意吊人胃口，大眼睛滴溜乱转。黑井一脸迷惑。

“您还是忘了吧，对不起，就算我们副部长说了什么冒犯的话，也请您千万不要向会长告状。”

年轻职员故意起身，深深朝我一鞠躬。黑井来回审视着部下和我。

我保持微笑，开口说：“他好像误会了……”

“哪是误会啊。您赶紧忘记吧，拜托您就饶了我吧。”

散坐在周围餐桌的其他员工纷纷朝我们看来。

“这位杉村先生，就是今多会长的乘龙快婿。”年轻职员一只手频频拍打上司的衣袖，另一只手忙不迭恭敬地朝我伸来，“是我们今多财团龙头老大的乘龙快婿！不，可不是会长自己的夫婿哦。”

一点也不好笑，但他似乎自以为在说笑。

“杉村先生是今多会长千金的夫婿。”

黑井微微开口，发出“啊”的一声。我轻轻朝他点点头，仰望站在我面前这个双眼发亮、身穿制服的小伙子。

“我们在哪里见过吗？”

“入职典礼时，您不是来采访过我们吗？”

“去年春天吗？”

“是的。是后来人事部的人告诉我们的，害我听了乱兴奋，真的。因为那可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他再次扯高嗓门说道，“那应该是所有上班族的梦想吧，我也会努力的。杉村先生如果生了女儿，到时候我第一个报名应征女婿，还请多多指教。”

啪的一声巨响，是黑井一巴掌打在再次行礼的部下的背部。“你在得意忘形些什么啊，笨蛋。”

部下夸张地喊疼，嬉皮笑脸地不当一回事。“啊？副部长，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随口说说嘛。”

“什么应征女婿。像你这种人，还不如先把工作做好，免得被炒鱿鱼。”

黑井看看手表，起身离席。我也跟着起身。

“那我不打扰了。”

听我这么一说，挨骂的部下仍没有接受教训。“请记住我的长相。可是打小报告就免了，拜托拜托。”他再次油腔滑调地说笑，引得周围的员工都笑了。

黑井次长和我朝着正面玄关大厅走去。黑井边走边说：“年轻人不懂规矩，对不起。”

“哪里哪里。”我说。不然还能说什么？

“这年头啊，像他那样的年轻人很多，既不懂得看场合，也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连什么玩笑可以开都不会分辨。”

我轻轻点了点头，对着一脸沮丧的黑井报以一笑。“我太太的确是会长的女儿，但和今多财团毫无关系，那应该是今多家的家务事吧。”

这次，轮到黑井慌忙点头。看来似乎没注意听，只想赶紧敷衍带过。

“所以，我太太对公司也不具备任何影响力，我只是个普通小职员。或许一开始就该向你表明，但我通常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

那是谎言。虽是谎言，但我还是搬出这个当借口。

“没想到反而失礼了，该道歉的人应该是我才对。”

“不，千万别这么说。”黑井次长说着垂下眼。

走到大厅，匆匆做完公式化确认，打声招呼后我们就分开了。正要朝着对开的自动门迈步时，我才想起有件事忘了讲。

“关于令爱的事，还请多多保重，但愿能早日查明原因。”

黑井眨眨眼，就像刚才在咖啡座时一样露出愕然的表情。他似乎很惊讶，原来早就忘了这回事。看来，从我的身份被揭穿那一刻起，对他来说，我已经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了。不到一个小时前，还在为买房子的辛苦、改建装修时该注意的地方、有害建筑综合征的问题、老婆只要一扯上房子就会像台风来袭前的老人一样变得歇斯底里等话题心烦